



◆ 城事/City Story

带着远途跋涉的行色,我走来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想看到些什么?是一个老大帝国逐渐黯淡的背影,还是这远山近水隐含的昔日文明?承德,你能告诉我什么呢?

——题记

承德：一个王朝的背影

■ 赵竹毅

塞外的风,顽童一般拨弄着天光云影,我在风中凝神谛听,我听到了流水声和马的嘶鸣。

热河,一切的一切,都从这条不冻的河开始……

300年前,清晨,河边水汽蒙蒙。无数面旌旗拥簇着一匹骏马,马背上骑着踌躇满志的康熙大帝,他久久地眺望周围景色,似乎有些忘情,随后,轻轻甩手,把马鞭投入了水流。

这是个信号。此后百年间,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蜂蚁巢般不间断地营造着,把自己的韬略、财富和欲望陆续投进了这条热气腾腾的河流。一座规模空前的皇家园林诞生了,一个新的皇权中心君临了,历史就这样改写了热河。

热河被更换了更为尊贵的名字——承德。做为陪都,帝王们率领万千亲随政要来来往往,年年五至九月,数不清的诏书、政令从这里传播到四面八方。

热河也就这样改写了历史。

塞外的风,变得有几分慵懒了,在古建筑间徘徊,在树梢缠绕,脚步有些起伏不定。登上虎皮墙,远眺外八庙,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飘萍,我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已经融入历史背景的王朝的霸气:普宁寺,立有平息准葛尔部叛乱的碑碣;普陀宗乘之庙,立有记载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回归的碑碣;须弥福寿之庙,专为从西藏远来、参加乾隆寿辰的六世班禅而建;普乐寺,专为来到避暑山庄朝觐皇帝的少数民族瞻礼而建,溥仁寺、殊像寺、安远庙、普佑寺,每一处

都昭示着不同凡响的文治武功。难怪修建它们的那个封建王朝曾经炫耀,一寺能抵十万兵。

旷野间,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帝王的身影。

那生气勃勃的,是康熙么?

康熙如同大地上燃烧的烈火,气焰逼人,烧灼着他的时代,也烧灼着作为陪都的承德。

那雍容华贵的,是乾隆么?

乾隆有如皇家盛典上施放的礼花,虽然绚丽夺目,但夸饰的成份居多,已经没有了燃烧后劲。

那神气萧瑟的,是咸丰么?

到了咸丰,不是烈火,也不是礼花,是一只宫廷纸灯笼。尊严富贵只剩下一层表皮,烛照微光在风中颤抖。

咸丰死在了承德。那以后,王朝的统治者们龟缩在京城,再也没有勇气出塞。

国势衰微了;再以后,皇权崩溃了;再以后,灾难降临了。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大殿鎏金顶上划痕累累,那是无数把刺刀留下的刮痕。这些搜刮佛祖的利刃来自崇尚菊花与刀的邻邦,据说那也是个尊敬佛教的国度。每片鎏金瓦上都被刮走了黄金三钱,同时,刻下了永难遮掩的贪婪和野蛮。

我走在空旷的广场上。当地人说,脚下曾是秀甲一方的东宫。那支劣迹斑斑的占领军放过一把火,大火过后,所有的人间美景化归乌有。如今,只有凹凸不平的廊柱和支离破碎的青砖,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

塞外的风,有几分沉重了,把这无言的亭台楼阁山光水色,吹成了一副凝固的表情。

◆ 达人/Trendsetter

剪报老人 30年剪出千条“偏方”

一位81岁的退休老人,通过30多年坚持不懈地剪报,不断收集积累民间偏方和养生保健知识,并最终成了远近闻名的“剪报达人”。这位老人就是住在承德市文庙社区的郭林老人。

据了解,在郭林家中,有一个大大的五斗橱,里面全是装订成册的剪报,分门别类共有530多本,每本都被注明类别,有世界博览、热河风光、保健与偏方、普法知识、自然之谜、世界奇观……

“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剪报。”郭林说。起先,他收集最多的是领导人的新闻图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闲暇时间多了,郭林开始系统地收集剪报。

郭林老人30多年坚持剪报的消息传开后,不断有人登门找他求助。有“承德活地图”美誉的尹

忠老人在重新梳理承德文史资料时,发现自己刊登在当地报刊上的几篇关于承德历史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就向郭林求助,郭老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从几十本剪报里找出来,交给了他。

“一本70页,按照类别贴在16开大小的白纸上,我收集了几千条的民间偏方,也有将近一百本了。”郭林说。

据了解,郭林老人为了剪报,每年自费订报十余份,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送报时间进行“分割”。每送来几份报纸,他就坐下来浏览、剪贴,“当天的报纸必须当天剪贴好”,像是完成了一个重要仪式。“快乐自己,帮助别人,我觉得我这个爱好挺好。”郭林说。

(王洛)

